



三子
釋

增補孝經彙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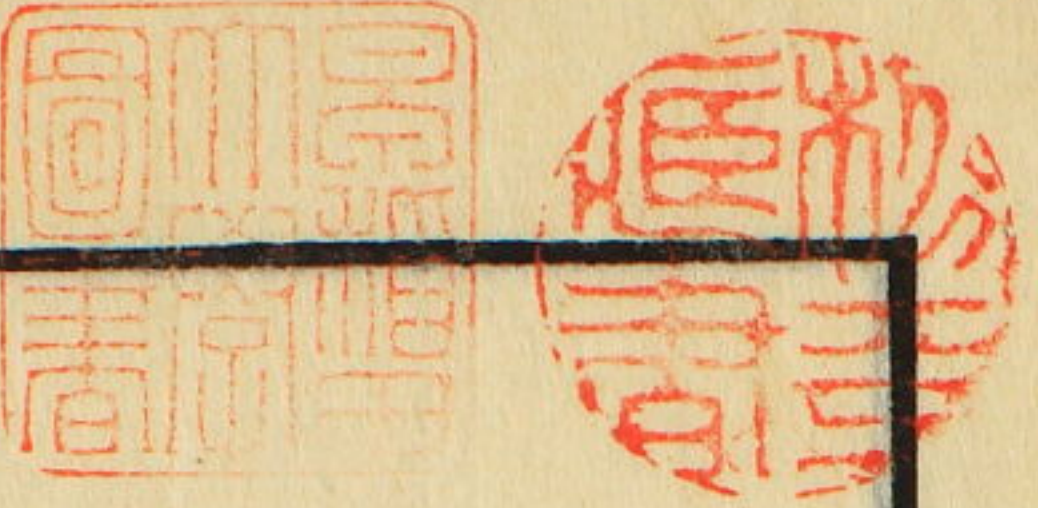
下

口七12
1583
3止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16 號
第	3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門 0718
冊 1583
卷 3止



曾子曰若夫慈
愛恭敬至文焉
得為孝乎古今
文共以為諫諍
章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下

明仁和江元祚刪輯

錢塘吳太冲參訂

大日本浪華源後素增補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

○孫本曰自篇首論孝至此盡矣故曾子以為今日所聞于夫子若愛親者不敢惡于人與因親教愛云者皆慈愛也敬親者不敢慢于人與因

增補卷之八
嚴教敬云者、皆恭敬也、生則親安、祭則鬼享之類、安親也、人有聖人君子之稱、揚名也、凡此悉領畧矣、但子從父之令、是亦孝之大端、而夫子未之及也、故以為問、

○虞淳熙曰、昔日曾子耘瓜、傷了些藤、曾皙把大杖責之仆地、夫子因此不容曾子相見、想曾皙是狂的人、多有過失、曾子雖順着、他心裏終是不安、如今恰好說到病則致其憂、便思父母臨沒也有治命、也有亂命、治命不須說起、倘或一

時亂命就違了、他却碍着慈愛恭敬安親揚名之道、故有此問、

子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孫本曰、曾子平日惟以從令為孝、不知令或不善而一于從、則立身行道之事、皆窒礙不行矣、其為害不小、故夫子重言以深警之、

○朱鴻曰、昔者虞夏商周、置疑亟輔弼之臣、以司諫爭、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凡有過則爭之、爭則復于無過、故天子保天下、諸侯保其國、大夫保其家、而不失也、惟士無臣、過失相規、必藉朋友、士有爭友、則立身行己、可無過差、而身不失、其令名甚哉、爭臣爭友之不可少也、父安可以

無爭子乎、父有爭子、則親不陷于不義矣、故當不義、子不可不爭于父、臣不可不爭于君、若人阿諛苟從、恐傷賊恩之戒、不能委曲諫爭以諭親于道、置親于無過之地、又豈人子之所忍哉、又集解曰、爭臣之數、亦姑約言之爾、其實諫者衆必出于公、可下人數限乎、然天子諸侯士大夫之子、均為子也、均愛父也、父若有過、子必幾諫、無諉之爭、臣爭友可也、夫子是以總結曰、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于父、臣不可不爭于君、

增補孝經章句 卷一
先父子而後君臣其旨深矣又曰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為孝此復歸重于子以見從親之令為非也

○虞淳熙曰夫子本欲與曾子說病則致其憂他却有此問若只把從亂命語答他便挨了因此就從身病上推出心病來說救治的方法

增補

○黃道周曰古之為禮者未有諫諍之禮也史為書著誦詩士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官師相規

工執藝事然而記禮者未之取也取其揚解者則猶諸侯卿大夫之禮也然則易有之乎曰納約巷遇是亦未之有也然則春秋有之乎曰濫淵祈招春秋未之書也書殺洩治未知其何以死也然則書有之乎五子之歌則猶之誦詩也微子王子私討焉耳然則古皆未有諫諍之禮也孟子曰有故而去反覆而不聽則去是近於禮矣然而未顯則猶是列國之事也賈生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撤

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宰必撤膳、宰之義不得撤膳則死、是則可謂諫諍之禮矣、然猶是史宰之事也、天下之司諫者獨史宰乎、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渥與墨、皆刑也、禮失而後入於刑、入於刑則禮可不設矣、夫為領臣之子、則亦猶此乎、

然則君父皆聖明者也、而亦有不義何也、曰、聖明之過、不裁于義、則亦有不義者矣、裁而後顯之、裁而後安之、然則顯親之與安親有別乎、曰、安親者當日之事、顯親者異日之事也、劉生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所蹇蹇為難、而諫其君者、非為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輕君之危亡、忠臣不忍為也、三諫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是故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

後素按序當
作為

夫不諫則危君，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互，上不以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然則臣可去也，子不可去也，去而無所逃，則若荷，彼壽之乘舟，申生之守其則，孰為義子，皆義也。然則古有子諫其父者，無有乎，曰，未之有也。

周子晉之諫靈王也，曰，無底於既敗，然而已，細猶之無諫也，則是子未有正諫者也。然則曾子鋤瓜而傷其根，是亦譎諫與，曰，是譎諫也，倚門之歌，是為捐本，捐本傷根，其實不延，以曾哲之達也，而不可以諷，或非其事也，不然則過在曾子，子言之，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曾哲之美，足以蔽過矣，而曾子猶歎然喻親之未能，故諫者孝子所不諱也。

後素謹按，子所以爭父之道，於論語幾諫章

此不知道者之言明者觀之父母即天地人生而執已私起意彼此牢不可解一日醒覺吾性清明廣大無際無鮮誠不見其有天地之殊苟未明通則事父母實不識交母况能事天地孝子之心即天地之道惟不自知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於天地明察則神明彰著融一無間

鬼神于是著矣、又不可見、孝之能通于鬼神乎、
○虞淳熙曰、夫子言祭則致其嚴、大凡祭祀必交神明、這神明極靈通、言語解說他不得、思慮揣摩他不得、人人自有神明、只因不肯及本不肯、
齋嚴、一向迷失在幽暗處、此時我的神明、他的神明、却是一川清水、中間被土隔著、又似一片日光、中間被屋隔著、你但除了這壅滯、自然交通、此是交神明之義也、為人君的、只恐不明、不明則良知未致、孝非至孝、弟非至弟、所以神明

不可度思、矧可數思、天子祀子明堂、釋奠先老、有尊也、言有父也、食三老五更、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至孝之發用、即天地之變化也、致敬於宗廟鬼神、實在寶著、融明靜虛、是謂孝弟之至、道心見諸事親、謂之孝、見諸事長、謂之弟、渾然神明本無

勿彰、精氣勿通也、昔者明王、其良知炯然不昧、事父事天、只此良知、遇父叫做孝、遇天叫做明、無兩箇良知、事母事地、只此良知、遇母叫做孝、遇地叫做察、無兩箇良知、待長幼上下、只此良知、遇長幼叫做順、遇上下叫做治、無兩箇良知、此知即是神明、但人專在骨肉上尋討、未見得他神明、若直看到天明地察處、其神明便昭彰顯露矣、然致這良知、要得齋戒的工夫、無論諸侯以下、雖天子必有當尊而敬之者、名曰父、必

間萬如日月之
光光于四海而
非思非為無所
不通引詩為證
所以無思不服
者以東西南北
之心同此道心
故默感而應也
有道則應無道
則離易曰聖人
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矣以此
道至神無所不
通故也

有當先而敬之者名曰兄由所尊而推之祖宗
之在廟者為益尊敢不敬乎其祭時齋戒皆出
自不忘親之心由所先而推之吾身之所從生
者為最先敢不慎乎其平時齋戒皆出自恐辱
先之心此心原與鬼神並著但人專在一身行
事上體驗未見甚著惟獨宗廟之祭齋明盛服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謂鬼神者始與心通
而不可掩矣蓋心之良知即鬼神之會也致知
如此纔是明王纔是孝弟之至

○朱鴻集解曰父母天地本同一理上下長幼原
無二心故事之必有以合也神明即天地之神
明彰即化工之彰顯若天時順而休徵地道寧
而歲若是也又云天子至尊而曰必有尊也尊
言父也父既為所尊天子必盡孝于父矣天子
莫先而曰必有先也先言兄也天子必克恭其
兄矣

增補

○黃道周曰凡為明王父天母地宗功祖德因郊

祀以致敬於祖，禘因禘嘗以致愛於邦族，因祖禘以敬入之父老，因邦族以愛入之子弟，因天下之父老子弟以自愛敬其身，身者天地鬼神之知能也。天地鬼神有天子之身，以效其知能而後禮樂有以作，位育有以致。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天地鬼神託於天子，以效其知能，雖不學慮而所學慮者固已多矣。

羅近溪曰：子之事親，弟之事長。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

其無方之養先意之承，非不悉且備也。然均之乎欲延其生而壽之焉耳。夫壽也者，豈惟子日期諸其親，弟日期諸其長，即親長亦所冀望於其子弟也。已夫惟其情之同深，故其念之獨至，而所以為孝且弟者，必歸之矣。豈獨孝弟為然哉？推而君臣而夫婦而朋友而萬民而庶物固

○虞淳熙曰：神明孝弟，不是西事，畧無毫髮間隔，置之而塞乎天地間矣。四海孝弟，總是一心，不屬形氣窒礙，推而放之而準矣。又曰：狹提之知覺，因齋戒之精明而還，郊社之明察，因宗廟之肅將而得。

增補

○黃道周曰：郊祀明堂，吉禘饗廟，因而及於山川壇壝，田祖后稷，丘陵墳衍，宗工先臣之有功德於民者，以及於百蜡厲難之祭，皆以致慤之義。

無一而不在好
生之中近而即
之若云庸行之
常遠而通之實
稱太上之德又
要其極而言之
則妙乎變化之
神而超乎情識
之表甘泉之味
或湧見枯庭雙
鯉之躍或日呈
冰凍萌發筆於
寒冬彼愚夫愚
婦且誠感而神
應焉而况於有
道之士乎經曰
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

通之則亦無所不通矣釋奠於學誓於澤宮乞
言合語養老養幼飲酒於鄉選士於射惠鮮小
民及於鰥寡皆以致愛之義通之則亦無所不
通矣慈與愛兼致也不敢惡慢則皆有神明之道
焉為天子而以神明待天下天下亦以神明奉天子
傳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故孝經者周
公之志也

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文王有聲詩

○虞淳熙曰武王孝順文王遷到鎬京也依做文
王創造壁雝講明五倫之學當時東西南北無
有一念所到之處不服王化可見只是一念靈
通而夷蠻戎狄禽獸豚魚金石草木無不融為
一念矣蓋睿思入微聲臭俱泯神無方應亦無
方也

○孫本曰引詩不及通神明而唯以證光四海之
義正以其格神難而明其感入易也

增補

○黃道周曰、其無不服者何也、敬也、天地神明之治也、尊在而尊、長在而長、親在而親、無他、達之天下也、日月之相迎、星辰之相次、風雷山澤之相命、無不繇此者、曾子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忠者中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禮者體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疆者疆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夫孝者天地之大經也、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

此經之義、其大矣哉、

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是之謂也、後素謹按、至字甚重矣、大矣、是乃聖人良知人之至也、天下之人之良知亦至焉、是過化存一神之妙也、故無所不通、無思不服、無所不通、無思不服、則無遠邇、無內外、表裏洞徹、上下圓融、實歸乎太虛也已矣、而推究其本、則不外易簡之理、故孔子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誠哉斯言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至何日忘之古今文共以為事君章江氏原本以此章置諫諍章下然移易經文非信而好古者之所欲故今復舊而置焉

羅近溪曰友人終夜與嘆問其故有一弟而不能化也曰君曾擇好友與之處乎曰未也曰此即便見汝愛弟

未至也夫兄弟手足也若汝手傷流血則呻吟呼痛求人問藥肯少停時刻哉此友感悟羅子徧呼諸友曰手足且然况君父則吾元首腹心也吾輩有志明時顧乃優游卒歲護持鮮神吟之痛而調理無號呼之切徒掉歎於君民堯舜之難而治平之不可親見也罪將何所逃哉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虞淳熙曰夫子常言在醜不爭如今叫做爭子爭臣豈是面折君父肆無忌憚只為人臣人子一箇道理事君事父一片真心故事上之君子入朝便思盡臣子的忠心退朝便思補君王的缺失上有美事即便依行上有過惡即便改正但凡一味好商諛的君上與那一味事逢迎的臣下眼前雖似相親後有失處畢竟不能相親

必如上文所言乃真上下能相親也可見爭臣親上非違上則爭子親父非違父矣

○朱鳴曰人臣事君之忠咸本于事親之孝故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大學謂孝者所以事君也諒哉後世有作忠經以擬孝經徒知忠孝並稱不知忠本于孝而移孝斯可為忠矣

增補

○黃道周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是士君子之孝也士君子既以忠順自著則亦恂恂粥粥使上

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

下稱恭謹足矣而又曰盡忠補過將順匡救何也曰惡夫愛其君之不若愛其父敬其君之不若敬其父者也生我者莫如父愛我者莫如父其父有過而猶且諫之諫之不聽而號泣以隨之至於君則曰非獨吾君也是愛敬其君不若其父之至也且以父為得罪於州里鄉黨不憚勞身以成父之名至於君而獨不然者寧使君取咎於天下萬世不欲當吾身失其祿位則是以身之祿位重於君之社稷也孟子曰小弁之

怨親親也親親仁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不可磯不孝也愈疏亦不孝也夫以怨而猶謂之孝以盡忠匡救而謂之不忠則君臣上下亦泮乎如道路人而已詩曰不屬于毛不離于裏言夫上下之不相親也不相親而親之莫如以忠與上以過自與以美救惡以惡匡美是仲尼所以取諷也後素謹按退思補過虞氏謂思補君王的缺失是用御註君有過失則思補益之言也黃

氏則遵邢疏所引韋註退歸私室則思補其身過之說者而思補其身過之義為无切矣然人臣並取而行亦不妨

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小雅

詩

○虞淳熙曰夫子恐曾子疑這諫爭只是愛心如何合得那憂病的心便引詩言為臣的心既愛着君王可見他必匡救其過若是不曾去救或救之不得實實放心不下綴綴在念何日忘懷

知人臣的憂心便可比人子之憂心矣這正是病則致其憂他不陷父于不義使常享令名亦是以顯父母的意思

增補

○黃道周曰愛資母者也敬資父者也敬則不敢諫愛則不敢不諫愛敬相摩而忠言迸出矣故為子而忘其親為臣而忘其君臣子之大戒也然則忠孝之義並與曰何為其然也忠者孝之推也忠之於天地猶疾雷之致風雨也孝者天

地之經義也。物之所以生，物之所以成也。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以孝事友則信，以孝事鬼神則格，以孝事天地則禮樂和平。既患不生，災害不作，故孝之於經義莫得而並也。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故忠者孝之中務也。以孝作忠，其忠不窮。詩曰：王事孔棘，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言夫孝之窮於忠者也。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至孝子之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

事終矣。古今文共以為喪親章。

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感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朱鴻曰：上文生事愛敬，既語其詳，而死事哀感，尤當曲盡其變。若一有失，便成終天之恨。此送死所以當大事。夫子不得不備言之。夫人子于親本同一體，忽爾親亡，存歿頓異，故哀痛之極，其哭不偯，氣絕幾盡，無復餘聲也。其禮無容，觸地局脊，何暇脩儀，其言不文，內痛無已，何暇修

詞、以至服美不安、故服衰麻、聞樂不樂、故不聽
音、食旨不甘、故食蔬食、凡此六者、皆孝子哀感
真情、自然而然、一性焉而已、聖人豈能強之哉、
親亡三日不食、越此則傷生、蓋哀死傷生、亦不
孝之罪也、故聖人制禮、以為之限量、不使之過
制而滅性焉、孝子值親之喪、有終古淪心之痛
哀、豈能遽止哉、然情雖無窮、制則有限、喪服不
過三年、示民有終竟之期、無賢愚貴賤一也、
○虞淳熙曰、孝子哀痛之真情、若任情做去、不把

性來裁、損生生之理、便絕滅了、獨有聖人、是盡
性的人、曉得初生下來、便有愛的情、日日嚴憚
將去、有敬的情、不幸親歿、有哀的情、恰如生養
之氣變做尊嚴之氣、尊嚴之氣變做肅殺之氣、
只從肅殺處、一截住那裏、還有人來、所以教他、
且含着生養的餘氣、止令三日不食、莫因他死
的形骸、傷了生的遺體、此時難道說不敢毀傷、
縱然毀傷、却要知道天地之性人為貴、不要滅了
這箇人、豈不是聖人以性制情的政令、

增補孝經章句
○孫本曰、首言哭不偯、禮無容云者、孝子之情言無窮也、次言三日則食、三年則終云者、聖人之政言有制也、

增補

○黃道周曰、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則文也、戚則質也、天下之文不能勝質者、獨喪也、聖人以孝教天下、本於人所自致而致之、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面、反必告、聽無聲、視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闔、不登危、此

非有物力致飾於生也、擗踊號泣、啜水枕塊、苴杖居廬、哀至則哭、升降不繇階、出入不當門、隧默而不唯、唯而不對、對而不問、此非有物力致飾於死也、凡若是者、性也、性者教之所自出也、因性立教、而後道德仁義從此出也、夫談道德仁義於孝子之前者、抑末矣、故以喪禮立教、猶萬物之反首於霜雪也、帝王禮樂之所著根也、

○又曰、性而授之以節、謂之教、教因性也、三日而

增補孝經集註 卷一
食粥三年而終喪，猶三日而嘔，三年而月語也。知生謂之理，知終謂之道，知制謂之法，理不可論，道不可告，因性立教，則賢者可抑而退，不肖者可挽而進也。然則上古有以毀滅性，有以喪踰制者乎？曰：未之有也。未之有而禁之何也？曰：聖人之教也，以謂世皆孝子也，尊性而明教，欲與世之孝子共準於道，然則是不已文與？曰：其情有餘也，而裁之，質則猶未為文也。人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陳其簋篚而哀感之，擗踊

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

○朱鴻集解曰：女擗男踊，踊謂躑足，擗謂捶胸，宅兆者，塚穴曰宅，墓域曰兆，必得吉而安措之，然後其心始慰耳，此慎終之禮也。為廟于家，倣禮而為之，春秋祭祀，不失其時，此追遠之禮也。不白神而曰鬼，鬼歸也，四時皆有祭，獨言春秋者，省文耳。

○虞淳熙曰：春時與萬物俱來，秋時與萬物俱去。

○來時祭迎、去時祭送、悽愴之情、無休無歇、不以三年為限、此以上、所謂喪則致其哀也。

增補

○黃道周曰、若是者皆質也、質者堯禹皇王所不能增、辛癸黎庶所不能減也、以六者送死、重墜、殖裕、不必有餘、懸窆羔豚、不必不定、其歸於六物者則已矣、故天子卿大夫士庶人等制不一、而各有以自致、不一者謂之文、自致者謂之質、文有損益、質無損益、而夷狄釋老必欲起而亂

之、卒不能亂者、是先王之教、以人性為之根、也。

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終矣。

○孫本曰、此總結全篇之意也、愛敬者、篇內所云皆是也、哀感者、篇末所云是也、孝乃天性、無人不具、故生民之本盡于此矣、生事、葬祭、無所不周、故死生之義備于此矣、至此而孝子之事終矣。

增補孝經章句 卷一
○朱鴻曰、人之生也、莫不有仁義之性、仁之發為愛、愛親本也、故孝為生民之本、義者宜也、生而愛敬、死而哀感、理所宜然、故曰死生之義、死而不
○虞淳熙曰、總看來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與祭則致其嚴、而事死如生、這幾件都叫做生事、前說不是敬便是愛、不是愛便是敬、出不得這兩箇字、至于喪則致其哀、與那居則致其敬于喪、祭則致其嚴于思、這幾件同叫做死事、前說十二件儀節、並出不得這哀感兩

箇字、曰愛敬、曰哀感、生民報本的力量、已竭盡無餘、其間載著死生之微義、又備細無遺、立身行道、揚名後世的事、盡收在裏邊、孝子之事、至是終矣、按夫子這許多說話、其緊要只在末後一章、臨了幾句、曰此哀感之情也、曰毀不滅性、這是開發性情的宗旨、曰死生之義備矣、這是闡明死生的大義、今人都把愛敬哀感來當天性、不知此非天性、天性者、孝無終始、父子之道是也、所謂天理常存、人心不死、豈可把隨遇變

遷的便來當了、他因此經中首言至德要道、次言天地之經、又言天地之性人為貴、無非開發此宗耳、至于死生亦大矣、夫子負杖逍遙、曾子易簣咏歌、豈是勉強得來、當時不肯與季路說的、悉底傳與曾子、如經中郊祀宗祀、所以必用陽生納火之候者、只要人尋著生生的根由、若剥復之交、全然銷盡、將箇何理來、生人生物、若祖父之死、全無影響、將箇何人去、配天配帝、且鬼神著矣、著的是何人、以鬼享之、享的是何人、

看來分明是游竟為變、性靈不昧矣、張子說形潰反原、朱子以為譬如土做彈丸、復歸土中、又做彈丸出來、可見祖父雖歸太虛、定出來千變萬化、知道他變做甚的、萬一不識得是我祖父所變、毀傷了他、輕慢了他、豈得無過、假如一杯羹裏、人傳有爾父母骨血在內、雖不辨認、安忍舉筋、觀土塊彈丸之喻、實是無爾作惡的去處、嘗聞昔人夜卧叉手、恐夢遇父祖、却是何心、世人背死忘本、強說不信鬼神、又是何心、因此夫

子備細闡明這義于此經也情性之宗死生之義只是一心學者宜盡心焉

增補

○黃道周曰孝子之事親終則先王之道德亦終矣先王之道德終者何也天地之道有終有始鬼神之義一屈一伸神明之行始於東方而終於北方禮樂之情發於憂樂而極於敬愛慶賞刑威先王貴之而有所不用也本生則末生本盡則末盡以愛敬而事生天下之人皆有三以事

其生以哀感而事死天下之人皆有三以事其死皆有三以事其生則銅羹藜藿等於五鼎皆有三以事其死則孺泣號跳齊於七廟故義者文也本者質也本盡則義備質盡則文至然且孝子皆有崇祀上配富有享保之恩則是皆無有盡也故聖人著其真質以示其至要曰先王之所教順底於無怨者不過若此而已使世之王者皆繇其道以教民愛敬感民哀感養生送死各致其質則天下大治孟子曰養生送死無憾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然則性為生者乎、曰、性與生來不從生、生不從生生、而從滅滅、何也、曰、性不可滅、愛敬之道滅而性滅、性不資生、愛敬之道生而性生、故曰、父子之道、天性也、以毀而滅性、使父失其慈、子失其孝、州閭鄉黨失其仁、則謂之滅性、滅性之非傷生、猶傷生之非滅性也、然而生傷則其性亦浸滅矣、故毀之與傷、聖賢所同戒也、然則惡毀傷、謂其近於死者乎、曰、仁孝之義存、愛敬之理

得、雖死而不滅、仁孝之義虧、愛敬之理失、雖生而已傷、然則居親之喪、毀瘠過度、未失愛敬也、而惡其滅性者何也、曰、君子之性也、非為生之謂也、天之所命、道之所立、天下之所法、後世之所頌、猷畝而享南面、韋布而配上帝、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傳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增補考經真言 卷一
故性參天地者也、然則性參天地、非毀所能滅、使性可以毀滅、則性不能參於天地、曰、是何言也、天地之性、始微而終著、其託於臣子、猶父母之託體也、曰、鞠養之、冀其成長、孟子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是四體也、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夫使受性者、若火之不燬、泉之不達、則天地父母皆歎之矣、然則滅性之於傷膚、有別乎、曰、滅性近名者也、傷膚近刑者也、名者性之殘、刑者性之賊也、然則樂正子

春之傷足也、不近於刑名、而其痛近於滅性、何也、曰、性出於天地、身出於父母、滅性而傷天地、傷膚而洞父母、仁人君子、則必有以處此矣、然則刑名同禍也、而君子猶不惡名何也、曰、性不滅、名亦不滅、性與身俱生、故親之名、不與身俱生、故尊之、尊名而親身皆天也、

後素謹按、大學格致誠正修、中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論語忠恕、孟子仁義、及易書詩禮春秋之義理、雖如各不同、而其本末始

終皆止於一孝、而孝德串穿其中矣、故是經
終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感、生民之本盡矣、死
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終矣、故又不讀四子
五經而體貼其義、則決不能知所以行孝之
殊塗百慮也、是以治是經者、徒恃同歸一致
而不盡心、子夫殊塗百慮之道者、豈可謂真
致良知哉、

增補孝經彙註卷之下終

聚序說

朱鴻子漸撰

竊嘗論之、天下之道、具載六經、六經旨趣、各
歸於一、故曰、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
理性情、禮以謹節文、樂以象功德、春秋以嚴
名分、至於論孝、夫子則曰、德之本、教之所由
生也、是孝經一書、乃兼總條貫、而為天之經、
地之義、民之行也、故六經之旨、士子各習其
一、求其精而通也、若孝經之義、童而習之、雖

白首而不暫離焉、夫亦豈能盡其蘊哉、是以曾子贊之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甚哉孝道之大、天下莫得而踰焉者也、世有以為童子之書而忽之、無惑乎孝道之不彰於天下、而俗習之所以頹敗也、噫、

或疑朱子謂論語說孝親切、與此不同、今觀夫子答問孝者多矣、何無一言及是經也、釋曰、知論語說孝、則知夫子作經之旨矣、武伯懿子之徒、姑勿論、即如游夏、既非王佐之才、又無王佐之任、故夫子各就其所能者諭之、皆事親始事也、若是經、則治世之具、所以通神明光、中四海、而豈二三弟子所能與哉、夫子道不行、而乃著此、為後世君臣告也、此論語

之論孝於事親為切，而是經則於事君立身為尤切，其指意殊也。凡此皆因疑之所及者，明之，其有未及疑者，推此而可通矣。宋景濂先生曰：古今文，特詞語微有不同，文義無遠，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然致其紛紛若此，抑未矣。嗚呼！是經歷千五百年矣，乃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而其旨豈易明哉？愚寡聞淺識，烏能窺聖心之奧，而人謂所著解意，亦或有前人未發者，故欲是正有

道，使大旨既明，則羣疑自釋，群疑釋則是經為成書矣。由是列之學官，頒之科制，而吾道燦然復明，則孝治庶幾，其有興乎？謹拭目以俟。

虞淳熙澹然撰

宋景濂曰：古今文之所異者，特詞語微有不同，稽其文義，初無絕相遠者。諸儒於經之大旨，未見有所發揮而獨斷，然致其紛紛若此，抑未矣。窮經者，師其義乎？師其詞乎？如以

詞而已矣、則宜辨、不則無如會其大旨、見諸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之君子無泥從今之
語復致紛紜、庶不勝大願、

黃道周幼安撰

孝經舊本凡十八章、一千七百七十三字、所
以埏埴五經、綱紀萬象也、石臺本皆依劉向
所較、河間獻王得於顏芝者、獨標題差殊耳、
近儒皆疑四孝俱有引詩、而庶人獨否、似有
闕文、又聿修之義、大雅所告、天子無忝之詠、

小宛以勗庶民、欲移大雅以發天子之端、推
無忝以起庶民之例、於說亦通、然於首章文
義未終、於過節發端多礙、小宛之賦、雖通於
庶人、有慶之義、及疎於侯國、又攷匡衡論政
治、疏中稱聿修厥德、孝經引為首篇、則自匡
衡而上、韓嬰疏廣皆然、不必劉向矣、凡孝經
之義、不為庶人而發、其自舜文而下、獨推周
公、以愛敬為道德之原、豫順為禮樂之實、雖
曾子論孝十章、未有能闡其意者、蓋曾子之

微言授於子思而中庸之精義發於孟子游
夏之徒微分敬養以弘禮樂之施曲臺諸儒
兼採質文以收道德之委至其精義備在孝
經舜文復起無所復易也劉焯繆以閨門之
語溷於聖經朱子誤以聖人之訓自分經傳
必拘五孝以廢五詩則厥失維均去古愈遠
矣
孝經管見
元鈞滄子撰
說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

道本於身愚以二帝三王之建極於身者立
心極也立心極者端極於孝也孝者良心之
切近精實者也以下其所切近精實者推之則
為惻隱為辭讓為羞惡為是非又推之為齊
家為治國為平天下何莫不是出也已舍是
而求適於治無繇也故齋栗抵豫矣而風動
四方視膳三朝矣而汝墳遵化善述善繼矣
而四海永清若分羹忍而終成雜伯叔父謀
而竟致雜夷其功效成驗可知梗槩哉是孝

立而心極建、心極建而身極端、身極端而治
化美、大矣哉、孝之道乎、全之可以泐身、心、擴
之、可以淑民、物、根之於惟泐、惟默之中、賦之
於形、生神發之際、不離於頃、更之頃、恒完於
方寸之間、自生民以來、無改也、素之何一廢
羸火、再廢、曲學、竹編、蝌蚪、錯雜、謬誤、穿鑿、考
訂、臆說、沸騰、是以荆公執政、早視此經、大廷
不以策士、史館不以進講、家之長老、不以垂
訓、子孫、學之、傳師、不以課誨、弟子、此經非特

不為治平之具、且蒙習而弁髦之矣、嗟夫、聖
人精神命脉之發、將為湔沉土覆乎、豈人天
性之良、古今之賦、受者殊耶、殆不然、不灼其
景、曠者弗覩也、不裂其聲、聵者弗聽也、不翼
其肱、跛者弗行也、性雖賦於固有、良雖具於
本然、不有開示、訓導、警覺、提撕、安能復性、返
良、而還其天哉、上無身先之教、下無向化之
機、治不軌、古無異也、孔子言、治未嘗不本諸
德、德仁之發也、仁孝之端也、然慮天下後世

君民者有昧乎此、以特母敦孝之人、以發孝
旨、若專為孝也、實指其化民成俗天下之要
也、不然何獨於孝之一端、而諄諄詳告有如
此乎、愚故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
王之道本於身、二帝三王之身極本於心、二
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孝乃齊治均平之準
也、惜乎其經之湮泯於異端曲學之私也、愚
不慧讀經之次、稍有覺悟、敢舉其一二、而明
發之、如測淵於蠡、窺天於管、焉耳、後之君子、

倘翹起而復振之、幸毋哂其疵焉、幸何如哉、
管見後說 前人

夫粟菽非可以甘唇、乃其所常食也、布帛非
可以華躬、乃其所常服也、然常食之中有至
味、常服之中有至美、但人莫不食且服也、而
喜膏粱好文、猶知其味與美者、豈不鮮哉、孝
經廢弛日久、士尚奇詭之學、視此若土苴、誇
而及之、及唇而訕、掩口而笑、不以為迂、則以
為腐、冰炭猶薰、兩不相合、愚雅嗜讀書、不求

仕進、退居、山僻、蒐究、曲墳、然不喜襲陳說、問
閱孝經、少參一二、名之曰管見、猶云坐井觀
天也、但其間若有自得之趣、輒註輒喜、甫成
即函之笈、笥以自珍、非欲_下私之已、而不_上公之
人也、苟不_下在孝道中用力、與不_下達孔曾之旨
者、持而語之、是強以粟菽易膏粱、布帛奪錦
繡、烏乎能哉、故寧秘之而不發也、雖然、_下氏
之璧、不_上終於塵埋、趙氏之珠、豈久為淵沒、聖
人之經、安得竟廢而不行哉、五百年必有_上王

者興、其間必有_上名世者、嗣是而後有_下以孝治
天下、_上之明王在上、而海內仁人孝子、興起而
振_上作之、則必輯錄是經、發明奧蘊、將蒐羅而
纂集之、愚言幸存、或亦為芻蕘之采得、備籠
中之藥物、未_上可知矣、今日之言、寧非他日之
用哉、若或言悖_上於道、不_上印_上聖心、不_上合_上經意、則
亦俟_上後之仁人孝子、教我而已、我又何得_上自
知乎、

萬曆庚寅季春望後三日、過南屏山村肆

中、偶獲孝經管見一卷、迺至正三年隱士
釣滄子撰也、其語意梗槩、率以孝治為先、
不分章第、經傳適與初陽孫本氏及鴻所
見皆符、迨閱後語、期五百年必有明王、振
起先聖遺經、復明於世、考荆公執政、罷黜
此經、至今適五百年矣、正我明孝治之會、
而隱士預卜其期、若執左契、非精於數學、
蓋僂家者流也、故特擇其前後二序、見大
聖微言無終晦之理、明玉孝治成和睦之

風、古今貞卓之見、亦自有曠世而同然者
耳、有志羽翼是經者、共鑒諸、

仁和朱鴻識

愚以元鈞滄子管見前後之二說、加刺焉
何耶、管見愚雖未見、而由朱氏跋考之、則
覺其解經之旨、與朱孫二子乃同矣、故倘
有獲其書、則欲與黃石齋先生之心傳、共
增補是愚本志也、然朱竹垞經義考、亦曰
未見、則佚而不傳者歟、於是遂即孝經大

全集文中抄出是二說以加刻于此者乃
愚不得已之舉也然而三復是二說則管
見之大者亦既彰之因竊謂古人贊孝經
之辭不可勝筭而莫踰焉者矣後之學孝
經者先了得之則於其至德要道之義也
思過半矣

大鹽後素識



受業生

宇津木靖共甫
白井履 尚賢
橋本貞 含章
松本乾知道濟
松浦誠之千之
但馬守約直養
湯川幹 用譽
磯矢信 子行
岡本維純大假

參訂姓氏

北不... 身不...

渡邊漸正邦
分部復天行
志村善繼周次
尚志士行

男

受業主

白林風
宇野木

天保六乙未歲四月

大坂心齊橋筋安土町

京屋淺次郎

同 心齊橋筋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衛

同 心齊橋筋博勞町

河内屋茂兵衛

同 心齊橋筋南本町

河内屋吉兵衛

發行書林

